

民国风云秘录丛书
MIN GUO FENG YUN MI JU CONG SHU

MGFYMLCS

一寸山河一腔血
一丛秘史一卷书

一寸山河一腔血
一丛秘史一卷书

一寸山河一腔血

张作霖 ： 东北 英雄

风云际会如烟往事
山河百转似水流年
几多阴霾几多晴
百世评说百世名

K825.2
193

92798

《民国风云秘录丛书》

北洋枭雄张作霖

董尧著



200316817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洋枭雄张作霖/董尧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1995

(民国风云秘录丛书)

ISBN 7-80061-977-X

I. 北… I. 董… II. 张作霖—生平事迹 N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2121 号

责任编辑: 王 诗 版式设计: 李 莉

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5.80 元

目 录

- 一、有枪便是草头王 (1)
- 他毕竟不是个读书胚子
 - 学本事拜干爹赵四海
 - 入军营独闯营口
 - 吃大户要马要枪
- 二、庙儿镇遇难..... (15)
- “你不乐意入我的伙”
 - “孬种才怕洋枪”
 - “难道老天真的要灭我张作霖”
 - “多蒙二位拔刀相助,感恩不尽”
- 三、由绿林到营官..... (29)
- 三界沟来去匆匆
 - 拦劫赵尔巽三姨太太
 - “我不是胡子,是保境安民的”
 - “查张作霖弃暗投明,报效朝廷.....”
- 四、暗结日人,邀宠总办 (44)
- “咱们兄弟发达,日本人从中帮了大忙.....”
 - 福岛翘起大拇指说:“你们的张管带.....”
 - 投总办所好,以“马”为媒
 - 普普通通的牲畜,要给张作霖带来好处
- 五、送白马心想事成..... (59)

- “卑职平生无他好，独爱好马”
 - 一个落荒山野的土匪，当上相当于团长的统带官
 - 郑家屯商会会长于文斗
 - “小姐若和我家六子八字相合……”
- 六、大开杀戒…………… (72)
- 前路、中路巡防统领
 - 不兵取而计取，岂不更好
 - 8个年轻革命党人的生命
 - “网开一面吧，适可而止”
- 七、攀高枝托人走京师…………… (86)
- “大人是王者将相之相”
 - 他想走走袁世凯这个门子
 - “人参一定要挑选长白山最老的……”
- 八、山城镇“兵变”…………… (99)
- 任命陆军中将军衔、第二十七师师长
 - 老态龙钟的张锡奎
 - 王彪还未来得及答话，便倒在地上
 - “队伍已经收编，请大帅裁决”
- 九、进京前夕…………… (112)
- “作霖愿率二十七师在关东与日军血战到底……”
 - “反对《二十一条》的爱国将领”
 - 张锡奎满腹牢骚
 - 袁世凯电召张作霖
- 十、进京后事…………… (125)
- 半尺高的赤金天地佛
 - 袁世凯如何对付这个红胡子出身的师长？

- 张、段对调
- 段芝贵下榻张作霖军部
- 十一、“盛武将军”——连升三级 …………… (138)
 - “洪宪”天下大乱
 - “子爵”还得称“公爵”为老祖爷，妈拉个巴子
 - 二十七师要增添 10 门大炮
 - 袁世凯要依靠这个红胡子
- 十二、姜雨田与冯德麟 …………… (150)
 - 当初拦住他马头讨债的商会会长
 - “东北银行总经理”
 - 二十八师师长，磕头盟誓的把兄弟
 - “你是盛武将军，我却只是他妈的帮办”
- 十三、张、冯对峙，黑云压城 …………… (163)
 - “区区 15 万元，打不动我老冯的心”
 - 汤玉麟扑通跪倒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
 - 2 枚炸弹把张的 3 名侍卫炸死
 - 隔街对峙，战火一触即发
- 十四、冯败张胜，德麟进京 …………… (175)
 - 财政厅冯部缴械
 - 赵尔巽赴奉天当和事佬
 - 重兵包围广宁城，冯德麟防线已乱
 - 进京述职实际上是下了一个台阶
- 十五、张督军镇压学潮有方 …………… (188)
 - “李大钊这小子在什么地方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 - “谁不服管，就不开他饭，狠狠饿他几天”
 - “对老师学生不能动刀动枪，免得混帐们说三道

四”

●全城抓去数百名学生,送到大牢关押起来

十六、“调解直皖矛盾”…………… (201)

●“此来保定,是奉总统之命来作调停人”

●“哪里是为了息争,而是想想办法对付老段”

●“果然息争无望,直皖两家的事情我便从此闭口”

●张作霖乘坐的货车早已开过去了

十七、直皖之战渔利…………… (216)

●“……不得不派兵入关,扶危定乱”

●前后五天,以直胜皖败告终

●扒到篮里都是菜:大捞军械

●整顿军队再走一步棋

十八、直奉之战,东三省“独立”…………… (229)

●大总统徐世昌坐立不安

●“请雨亭入关,拱卫京师”

●张作霖败退山海关

●徐世昌辞职北京城

十九、奉天整军,窥伺中原…………… (242)

●“我下一步要整军了”

●“将鲍德山,许昌有就地正法”

●“我同孙中山先生神交很久了……”

●“告诉冯将军,战胜曹吴以后,奉军不再进关”

二十、直奉之战,张冯密约…………… (255)

●“先到北京城找找冯焕章”

●“吴佩孚这小子兔子尾巴长不了”

●“张冯部发生战事,可向天鸣枪,不可实战”

- 中国军阀混战中最大的一场战争
- 二十一、奉军告捷,冯玉祥政变…………… (268)
 - 石门奇袭,直军败北
 - 冯部改名“中华民国国民军”
 - 曹錕被囚延庆楼
 - “老子打败吴佩孚,姓冯的坐天下,妈拉个巴子,老子不干!”
- 二十二、入关之后下一步…………… (281)
 - “当初谁也没说明打胜以后怎么办?”
 - 帮助卢永祥打回浙江
 - 段祺瑞临时执政
 - 孙中山病逝北京
- 二十三、江南反奉…………… (294)
 - 70岁的陆军上将死于孙传芳枪下
 - 江北一败,奉军匆匆北退
 - 王翰鸣诈跑郑士琦
 - 张宗昌独揽山东省
- 二十四、奉张内讧…………… (306)
 - 郭松龄:我想暂时不打仗……
 - 张作霖还想穷兵黩武挑起内战
 - 郭松龄赴日考察,详悉奉军勾结日寇内幕
 - 奉军已有分道扬镳之人
- 二十五、奉日勾结,郭松龄身亡…………… (318)
 - 反奉战斗节节胜利
 - 张作霖想通电“下野”
 - 日本关东军出兵助张

- 郭夫妇双双遇害
- 二十六、左支右绌,东三省经济凋敝…………… (332)
 - 枪毙了一个兴业银行督办
 - 日本人要兑现密约条款
 - 反日反张,风云迭起
 - 他张作霖饶不了冯玉祥
- 二十七、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…………… (345)
 - 张作霖到北京抢权来了
 - 孙传芳津门拜山
 - 大元帅任命内阁,中国还没有先例
 - 包瞎子算定张作霖只有二年好运
- 二十八、毒杀李大钊…………… (359)
 - 限一个月时间抓获李大钊
 - 武装警察冲进苏联使馆区
 - 蒋介石发密电:速杀李大钊等共产党要犯
 - 共产党人虽死犹荣
- 二十九、东北军退出关外…………… (372)
 - 日本人得寸进尺,气焰嚣张
 - 张学良:撤回东北至少有3个好处……
 - 日本守备队不时在皇姑屯一带戒严
 - “我要大大方方地乘火车……”
- 三十、皇姑屯枭雄归西…………… (385)
 - 张作霖登上了天蓝色的防弹汽车
 - 专车平安地开出山海关
 - 日本人除张作霖的部署有二
 - 一声巨响,接连又是一声轰鸣

第一章

有枪便是草头王

1894年，初春，辽宁省的海滨城市营口。

几阵东风，吹醒了辽东湾畔的大地，枯萎了一冬的田野，青草萌芽，枝头吐绿，连细风也显得几分温馨。

此时，在海滨的一条还冷清的街巷中，走着一个人。他脚步很慢，蓬头低垂，双手插抱在胸前，背上背着一只小小的布包。他仿佛在街巷中寻找什么，但又那么不经心；他衣着并不褴褛，短打却不失整洁，唯脚上的一双布鞋，早已似被猎枪毙死的野鸟，翅凋羽破，四面开花了。这形状，使人自然明白，他是走了许多坎坷之路来到营口的。

年轻人走了几段路，终于在临海的一家小酒馆停了下来。他在冲门的一张小桌边坐下，要了二两高粮曲、一盘熟牛肉，自斟自饮起来。

这年春天，是个残酷的春天，一群群饿煞了的城里人，摇晃着瘦弱的身躯朝乡下跑，企望着乡下有饱肚子的东西可寻；又一群群饿煞了的乡下人，携男带女朝城里跑，企望着城里有饱肚子的东西可寻。赤春长日，青黄不接，老天也残酷无情呀！

这年轻人自饮片时，才转过脸，朝着柜台后坐着的一位年约五十的汉子笑嘻嘻地喊声：“大叔，”然后说：“向你老问个讯，行么？”

生意人，讲人缘。忙陪笑说：“听小哥口音也不远，有啥事只管问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咱这里可有‘宝局’？”

那掌柜的一听年轻人打听“宝局”，先是不耐烦地说：“年轻的，干啥不好？为什么想往赌场混。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！”

“大叔，”年轻人忙解释道：“不是我要下赌场，是有一位家兄混迹宝局，早时在辽河口的高坎镇，赌得惊天动地！后来听说出了人命，关大牢的关大牢，没抓住的都逃到咱们营口来了。爹娘不放心，要我来找找。”

老掌柜捋了捋山羊胡子，“嗯”了一声，才说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错怪年轻人了。你打听这宝局么？顺河街倒是有几家。就是从这里西去一箭地向右拐，再走一箭地向左拐便是，海滨破烂摊上，还常有些地摊，赌完了便无影无踪。”

“多谢大叔了！”

年轻人付了酒钱，顺着掌柜的指的方向向前走去——

这年轻人叫张作霖，是从黑山县二道沟来的。

张作霖兄弟三人，大哥叫张作泰，二哥叫张作孚，他是老三。哥儿仨的老爹叫张有财，是黑山县出了名的赌徒。在一次宝局上，兴得出奇，逼得一个赌徒回家卖了妻子。这卖妻的赌徒输憨了，也输恼了，竟把张有财骗到河滩上，一条木棍便索去了性命。那一年，张作霖才十四岁，老大作泰早独自闯天下去了，不知影踪；老二作孚混迹赌场，光杆一条，寡母王氏两手空拳，只好一条芦席埋了丈夫。死的是死了，走的也走了，作霖跟着寡母日子还是十分拮据。王氏只好领着小儿子改嫁到二道沟，跟一个姓吴的兽医成了家。

吴兽医是个老实地道的过日子人，手里有点积蓄。如今成了家，又随来一个十四岁的儿子，望着这儿子面貌也挺正派，自然十分欢喜。有一天，便守着王氏对儿子作霖说：“作霖呀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咱家日子也还过得去，我想把你送到学堂去念书，日后世道变了出息，作个露头露脸的人。”

张作霖从小野惯了，满脑子赌场和江湖上的行当，哪里愿意被关在屋子里一天到头念什么书！他摇着头说：“不念。念那东西有什么用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吴兽医摇着头说：“读书才能当官，当官才能发财！常言说得好，书中有黄金，书中有美人；书读好了，可以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！”

张作霖眨眨眼，沉思起来——对于“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”，张作霖不感兴趣，至今他姓他的张，并不姓他续爸的吴。他老爹张有财早死了，连埋的地方他都记不清了。“我去荣谁的宗，耀谁的祖？你吴家的祖宗管我个屁！”但是，吴兽医说的“书里有黄金”、“书里有美人”，张作霖很动心。眉头展了展，说：“好，我去念书。”

张作霖毕竟不是个读书的“坯子”，见单个字便头疼，见满纸的字，就眼昏花，连个书歌儿也背不成套。几天之后，便扔下书对续老爸说：“书我不念了，字象针似的，扎得脑子疼。再念下去，憋也把我憋死了。我去学别的本领吧，难道就只有读书才有饭吃？我不信。”

吴兽医望着作霖这个“野”模样，知道他通身上下没有装“黑墨水”的地方，便说：“书不念就不念吧，总得有个营生，赌场总不是落脚地。”

张作霖说：“那我就跟你学兽医吧。给牛马治个病也不错。”

吴兽医虽觉得本行当不景气，却也算是一个牢靠的饭碗。便说：“也好，学兽医吧。不过，要学就得下功夫。半途退了，可不行！”

“好。”张作霖说：“我一定学好。”

张作霖跟着王氏寡母在二道沟定居之后，日子过得也算安逸。兽医这一行，别管是官场上的老爷、黑道上的强人、还是老老实实的种地汉，谁都用得着。用时来求，满面陪笑，天天都有进钱项。常言说得好：家有斗金，不如日进分文；滴水穿石，聚沙成

塔！吴家兽医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

张作霖当兽医的时候，东北地盘很乱：有从北边入侵的俄国沙皇的白俄兵，他们凭着用武力逼着清朝政府签订的《璦琿条约》，割去了中国东北地面六十多万平方公里；后来又通过《北京条约》、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；东邻日本侵略者，也入侵中国，甲午海战一败，《马关条约》一签订，便割去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等地。这两个侵略者在东北横行霸道，残害百姓。中国清朝政府别看对外奴颜婢膝，对自己的老百姓，却横征暴敛、敲骨吸髓；同时，一批亡命之徒也跟着铤而走险，打家劫舍。闹得东北三省群匪四起，暗无天日，老百姓连一天好日子也别想过。

当时的东北，也有一些不堪忍受压迫的老百姓起来造反，杀赃官、抗土匪，打得轰轰烈烈。官兵匪盗，结伙成群，多以马匹为伍，兽医这一行，自然十分红火，且四面八方的好人、坏人都可接触，张作霖的眼界渐渐宽了，自己的路该怎么走？也有个小盘算。

这里，单说一个对张作霖“启蒙”最大的人物，他叫赵世海。

这个赵世海就住在距二道沟大约三里路的一片高坡上。高坡在大路旁，除了赵世海一家三口、三间土屋之外，便空荡荡。平时，赵家在路旁卖茶水，间或也供人搭伙做饭。大家管这里叫赵家店。

赵世海约莫五十岁的年纪，精细的长身条，精神的小脸膛，两只黑豆眼灵转灵动，一抖身一个主意，精灵得很。老伴之外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家贫，女儿叫不得雅名，通称“妞”。赵世海年轻时也混过几年江湖，小有名气。如今老了，和老伴、女儿守着这三间茅屋，开着个简易小店，倒也安逸。加上他经多见广，官私两面都能通达，又很知道这一带马的行情，所以，不管是官是匪，来找他的人很多。日久天长，这赵家小店又成了远近有名的赌场。

赵家店与二道沟是近邻，小店外草地上常常拴着官家的、土匪的、马贩子的高头大马，碰上有马患了病，赵世海自然去请吴家兽医。因而，张作霖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张作霖多少懂点兽医术，又很通赌场上的行当，虽然不敢同外来人真枪实刀地大干，帮个局、凑个边，有时提茶弄水买个烟，也还可混个小来去，手中也渐渐宽裕起来。有一次，张作霖在赵家店夜观大局，一群马贩子把家当都倾上去了，你来我往，有赢有输，他渐渐瞅出门道来了。他发现主客两家都有点“高招”，常常谋算得八九不离十，但也有失，赌注压得猛时，主家会玩权术，常常吃客家个净光。张作霖每逢这时，便掏尽腰包，朝客家的另一面压过去。他的赌注小，人家看不上眼，宁可输给他。这样，一局下来，他赌个三五次，也就肥乎乎的了。每逢这时，张作霖便拿出部分钱来，到集市上给赵世海买一包茶叶、一捆烟叶，给他老伴买二斤花样点心，再给姐妹买点袜子、头绳、香粉，不声不响地放在赵家。赵世海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“这小子有出息，机灵懂事，日后有个大出息。”

有一天，赌局散了，赵世海又多饮了几杯酒，他把张作霖叫到面前，瞪着腥红的眼珠子，说：“作霖呀，你小子真机灵，会办事，能办事。”

“靠大叔多栽培。”张作霖说：“以后还请大叔多教导。”

赵世海一摆手，狠狠地又骂了起来。“谁栽培你？你小子蠢，成不了气候，别想上了台桌……”

张作霖糊涂了。“这咋回事？阴阳变得这么快，我得罪他了？”

“大叔，小侄在你面前是个孩子，有不到处，你老只管教育，骂也行。只是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……”

“我拿你小子不外。”赵世海说：“不是我说句大话，我跑了半辈子江湖，啥不懂！你小子跟我学学，准有出息。可是，你怎么不会顺我心做事呢？”

“大叔，你明说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”

“我有心事呀！”赵世海痛心疾首，“不知我作了什么孽，竟断了赵家香火！我苦痛啊！”

张作霖听明白了。忙笑着说：“不瞒你老说，大叔这心事我早看透了。”

“真话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”

“你咋不言一声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什么人？”张作霖说：“啥能耐没有一点，嘴还得搭在别人碗沿上。我要是心想投靠大叔，口还说不出呢！”

“果然有这个想法，我高兴。”赵世海一拍桌子，跃身站起。

“你老若不嫌弃，我就认你老当干爸。”话刚出口，便“咻通”跪倒。

赵世海一见张作霖跪倒了，竟是慌张起来。“这，这……这不过是句戏言，你怎么当真了。”

“干爸反悔了？那我就跪倒不起了。”

赵世海满面陪笑，说：“我反悔？我求还求不得呢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跟我去后屋见干妈和干妹子。”

赵世海把张作霖收作干儿子了，自己大半生混迹江湖的本领也就言传身教地都教给了张作霖；张作霖有了本领，便有了胆量，便想自己去闯闯世界。先是跟着马贩子跑跑边境线，贩卖几头牲口，也总是有不少油水。油水越大，张作霖的胆子也越大。不久，他便结识了许多绿林朋友，跟他们一起，有时当“眼线”（侦探情况），有时冲锋陷阵。每次，总会分不少钱物。张作霖的行动密是密不住了，乡里人都知道他是黑线人物，对他敬而远之。

前不久，二道沟邻近的一个村子有个姓王叫天成的大户，一夜之间被人劫走八口大牲畜和一些细软之物。这失主毫不犹豫，认定是张作霖过的“眼”，是张作霖引的鬼。二话不说，便到黑山县衙门的捕盗营里把张作霖告了。衙门里派了长差，直奔二道沟来。

张作霖有“耳报神”，黑山捕役刚动身，他便知道了，忙跑到

赵世海面前说：“干爹，这事不好办，我得出去躲躲了。”

赵世海说：“是的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可是，你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世界这么大，总有立足的地方。”

“作霖哪，我看这样吧，”赵世海说：“大财主告你通匪，洗也洗不清了，干脆你去投柳子（大帮土匪）算了。入了伙，正儿八经地干一番。”

“投谁？”张作霖问。

“我认得拉柳子的冯德麟，我推荐你去入他的伙。”

“冯德麟？”张作霖思索片刻说：“那小子不仗义，听说手爪子太长。我又是在走投无路时去投他，至多当个小匪崽子。不干。要干就自己拉帮，干出一个大名声来。”

赵世海惊讶地说：“有种！象个闯世界的样子。”并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。赶快动身吧。以后不管混得如何，千万别忘了咱赵家店，别忘了这一家人！”

张作霖告别了干老子，连夜逃了出来。

张作霖终于独自出去闯世界了。

别看张作霖勇气很大，可是两眼摸黑。到哪里去躲呢？又得躲多久，向什么地方去闯？他边走边犯了难。深夜之后，天也冷了，他在一个河边的茅屋里躺了一宿，终于想到去找二哥作孚——他听人说二哥在高坎镇聚赌，到了高坎镇才知他去了营口；张作霖这才追到营口。

张作霖依照酒馆掌柜指的路，几乎寻遍了营口城，也见不到二哥的影子。天色已晚，肚里也饿了，他这才找个小店住下。

睡了一夜，张作霖也没有想出头绪，他真的犯了愁：回二道沟去么，官兵正在捉拿，那岂不等于自投罗网；何况又在干老子面前夸下海口。如今，因为找不到哥哥，就调屁股回家，这算什么好汉？！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？张作霖虽然是二十岁的人了：独闯世界，还是第一遭，他望不见前途光明，他感到了举步艰难。

次日早晨，张作霖起了床，付清了店钱，要去找个地方吃饭，吃完了好离去。就在他走出旅店不远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路旁一个茶棚边挑起一个招兵的白旗。他心里一惊，又一亮：“何不去当兵，也好混些日月。先有个地方存身，然后再去找出路。”

张作霖走到茶棚边，这里还没有人。他望了望那面在晨曦中飘晃的白旗，又犹豫了：“我去当兵么？当兵可要出操训练的，酷暑严寒，冰雪在地，都得摔爬，连个畅快觉也不能睡。不干。不能当兵。”他转身想离开。可是，身子转了，他猛然又想：“不当兵又往哪里去呢？”

张作霖是无处可去了。营口这地方，亲戚、朋友没有一家，若不是官兵逼着，若不是得知二哥在这里，他才不到营口来呢！他在茶棚旁转游好一阵子，才见到一个人从里边出来。此人身材中等，脸膛黝黑，两眼机灵，穿一身清兵号衣。他朝茶桌旁坐下，先呷了一口茶，然后才仰起懒洋洋的脸。一见张作霖在身边转游，忙将身站起。

“过来，过来！”那清兵朝张作霖招招手。

张作霖过来，并没有说话。

“是来当兵的么？”那清兵问。

张作霖点点头。

“多大啦？”

“多大能当兵？”

“我在问你！”

“是的，我在问你！”

“妈的，跟老子拌起嘴来了！看我不揍你！”说着，挺身扬起了拳头。

“就凭你这德行，想当兵我也不当你这一号的兵！”说罢，甩手便走。

屋里，一个官儿模样的人走出来。疾走几步，拦住张作霖。“好小子，性情挺犟！想当兵？”